

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



孽子

孽海花

下

主編
駱秉全

活地獄



中国



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

孽海花(下) 曾 朴
活地狱 李宝嘉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孽海花/(清)曾朴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1.10
(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)
ISBN 7-5034-1162-7
I. 孽… II. 曾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I242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605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活地狱/(清)李宝嘉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1.10
(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)
ISBN 7-5034-1162-7
I. 活… II. 李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I242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6049 号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刷装订:河北省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45 字数:4800 千字

印 数:3000 册

版 次:2005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

印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53.00 元(全十二卷)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第四十三回

曹梦兰新改赛金花 孙公园重开保国会

话说曹梦兰进了京，住在鸿升店，由达寿山派人招呼，诸事料理周妥。梦兰就向鸿升店老板讲定，租他后进一层五开间的上房，租金按月照付，就将房子重新裱糊起来。先将上海带来装饰品，摆齐了一间自己的卧室，以便客来起坐。此外，月、素二人及孙三等，暂时分别居住，慢慢整理。第二天下午，正在指挥佣人收拾，只见达寿山匆匆进来，含笑道：“你真赏脸，居然的来了！咱们许多的朋友，问了我好多回，究竟来不来，现在我已露脸了。我想替你接风，馆子里固然不妥，这儿你又刚到，没有拾掇好，只好在我家里。我去找他们来见见你，不晓得他们多么快活哩！”梦兰道：“不敢当！达大人的招呼，我也谢不了许多。”就向着寿山秋波斜溜地一笑，道：“只好将来慢慢的报答罢！”寿山微微一笑道：“不要客气，明儿晚上请你早一点儿。月娟、素娟请你带着一同来，我不再下帖子了。”梦兰道：“不敢当，明儿准去。她们是怕羞的，谢谢罢！”寿山就立起身道：“不必客气，今儿我别处有局，明儿见吧。”他就匆匆地出去了。

到了第二日下午半天，梦兰加意装饰打扮，正要叫店中伙计去雇车，只听伙计进来说道：“西城达大人宅子里的车来了，说是来接姑娘们去的。”梦兰道：“车在门口么？”伙计道：“是的。”梦兰道：“叫他不用卸了，等一会儿我就上车。”梦兰对镜重又修饰了一番，出来上了车。进了顺治门，到了西四牌楼达寿山家门口。家人引着，到了客厅，只见厅上已有五六位客人。达寿山将各人引见了，是杨金甫、那瑟轩、段扈桥、怀少轩一班人。梦兰含笑着打了招呼。杨金甫开口道：“久慕大名，总没有见着，现靠着寿山的大面子，真个到了北京了，不要说我欢喜，各位都快活得了不得。”梦兰道：“从前在北京住了不少时候，后来离开了，常常想念，这回承达大人看得起，又叫我到北京来，心里头真快活！今天各位大人又赏脸，叫我来此地见见，真是意外的荣耀。”金甫道：“太客气了。现在是住在南城外么？”梦兰道：“是住在李铁拐斜街鸿

升店。”金甫道：“这个地方是很方便的，不过店里总是嘈杂一点，吾们来往也不大方便。”梦兰道：“正是。店中决不是常住的地方，总要找一所房子才好。不过刚来不大熟悉，没有法儿去找呢。”寿山道：“金甫、少轩，你们俩是发起欢迎的人，找房子这件事，你们总要偏劳的。”少轩道：“这个容易得很，要问主人喜欢住东城呢，还是住西城？”梦兰道：“从前在东城住腻了，最好西城。况且大人也住在西城。”少轩道：“达大人不错，是住在西城，但不久要到浙江去了。”寿山道：“你和瑟轩都在东城，大概想要她去住东城吧！不过我是要到京，咱们金甫二哥是不出京的，他是住西城，我去了就可以托他招呼的。”少轩就向瑟轩笑道：“咱们中没有分儿了。西城好！西城好！”金甫道：“你不要胡说。讲到房子，那高碑胡同有一所房子，离着口袋底儿也不远。这个房东跟我相熟，或租或卖，都可以的，请过去瞧瞧再定。这房子也还可以对付住着。”梦兰道：“很好！最好是明天杨大人派一位管家去通知房东一声，不晓得他愿意租给咱们这种的人家住么？”金甫道：“我派人去招呼他，那没有什么的。”寿山问梦兰道：“明天我派一个家人陪你去就是了。”梦兰道：“谢谢达大人。”

正在说时，家人进来回道：“卢大爷到。”只见一人进来，身材俊伟，眼光明秀，见了诸人，都请一个安。金甫道：“今天从哪儿来？”就指着梦兰说道：“你先去见见状元夫人再谈。”原来这人是卢玉舫，北京人，也是世家子弟，久居京城，往来的上自王公贝勒，下至土豪娼优，无不熟悉。他听了金甫的话，连忙到梦兰跟前，呵呵笑道：“吾们盼望大驾，好像读书人盼望金榜题名。今儿见了，才知道大魁天下的味儿哩。”瑟轩笑道：“你真会说话，好像八股先生作的文章，句句切题。”玉舫道：“我见了状元夫人，偶然的本地风光，说了几句，大爷你不用挑眼儿了。”梦兰不好意思，只得微微地一笑。家人上来回道：“老爷要烫酒吧？”寿山道：“很好。”就请客人人了席。寿山道：“梦兰跟我一块儿坐吧！”梦兰含羞道：“我是不便的。”金甫道：“今天本来是给状元夫人接风，应当首座。”梦兰道：“没有这个理！”寿山道：“我早知梦兰是要客气的，所以叫她跟我同坐。梦兰你再不坐，他们是要你坐首座了。”金甫道：“状元夫人爽快点儿坐下，今天是朋友的聚会，将来再按规矩就是了。”梦兰告了罪，靠着寿山坐下。一时斟酒上菜，各人兴高采烈，梦兰也用着十分精神说着北京话，满座招呼，在座主客都很满意。饮到半酣，玉舫对着寿山说道：“状元夫人既然打算在北京开码头，当然要晓得些北京的习惯。北班的下等习气，实在是不得。比较起来，不是口袋底儿班子规矩高尚一点儿。状元夫人应该认识几个姊妹，彼此有益。”少轩道：“不差。班子里的规矩，生长北京的人也摸不

清，一定要跟班子里人来往方清楚。我们何妨去找小玉来，介绍给她呢！”寿山道：“快要吃完，怎么才叫她？”少轩道：“我们不算叫条子，就叫来谈谈罢了。”金甫道：“很好！”寿山就喊家人道：“套一辆车，去接小玉姑娘来，越快越好，就说各位大人都等着呢！”家人应了一声，就出去了。

座上主客酒酣意倦，各叫取稀饭，匆匆吃毕漱口，就到旁边一间书房中来，家人们送上酽茶。寿山吩咐道：“把灯点起来。”那家人就向炕上摆了一只红木大烟盘，四围用黄杨木镶嵌卐字，盘中间摆着两枝烟枪，一只云白铜烟盘，内盛着两只胶州灯，上架着高耸的车料玻璃罩，晶明清净，绝无斑点。下半截是用景泰蓝烧的。旁边一个小银架，架着十余枝胶州的钢签，其细如线，坚硬不屈。又有银盒子两只，满满的盛着三夹冬老土熬成的清膏。其余零星的小剪子、小锅子、卷烟板等，无一不备。家人摆好了，又拿了把紫砂茶壶沏了茶，放在两面炕枕的中间，他就坐在脚踏上，把灯点着了，拿着小锅子把匣中的烟倒上半锅，向灯上熬着，渐渐锅中发起泡来。他取钢签不停手地搅着，等它渐渐凝结了，搅起成为一团，就将它分为数块，用钢签签着，向灯上烘软，向卷烟板上滚得圆滑，好像朝珠上的纪念一般，又在卷烟板上压平底面，卷好了一枝签，又取一签去卷，卷成七八支签，就向寿山回道：“请哪位大人抽？”寿山又向金甫道：“二哥你来一下罢。”金甫道：“好！好！”就走到炕前坐下，侧着身半靠半躺的，歪在炕枕上，家人就把一枝有烟的签，向灯上烘热了，拿起一枝枪，把烟斗也向灯上一烘，就将烟签向烟斗中插进去，轻轻地一按，把签拔出来，那烟已粘牢在烟斗上，就把烟枪的头递到金甫手边。金甫接了枪，凑到口上，一气地抽，口中鼻中，如白云出山，袅袅不绝。抽完了，家人正欲接他的枪，金甫拿在手中，细细的看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寿山，你的枪是什么藤的？”寿山走近来一看，笑道：“二哥你是个识宝的太师，今几个考倒你了。”玉舫听了，接着说道：“什么？宝贝竟考倒了杨二爷了。”他走上来看，道：“我看是伽南香的吧！”扈桥接过一看，微笑道：“不是。伽南香是只有结成块的，决没有能做烟枪的材料。若说是伽南木，那中间总有夹杂些白色木质，这个枪通体是紫黑色，决不是伽南木。杨二爷说是藤的，是不差的。”寿山道：“我也承认是藤的。究竟是什么名儿呢？”各人都不言语。寿山又道：“今儿我可以卖个关子了，这个枪是广西省特产的，琼州也有，是一种藤，它的颜色很像伽南，不过纹理不同。扈桥的话是不错的。这个藤是烧不着的，烧了只出点儿油，一点儿不枯。烧过后拿白布一擦，就依然如旧。它有一种好处，能辟毒虫，家中有了这，蛇蝎都远远避开。倘遇着疫瘴不正之气，拿点儿煎汤喝喝，就可去病，真是一种宝贝。”少轩道：“你说了许多话，究竟叫什么名儿呢？”

寿山道：“不要忙，我自然要报出名儿来。”金甫道：“快说吧！”寿山道：“它的名儿叫蛇总管。”金甫道：“真奇！听了名儿就知道可以辟毒的了。”那时家人又装了一筒烟，递给金甫抽了。金甫喝了点热茶，坐起身来道：“我够了，哪位抽罢？”众人都说不会抽。寿山道：“让我来过过瘾罢！”

正要横下身去，只见家人领了一位姑娘进来，向着众人哈哈腰，一面看见有一位女客，很体面地坐在旁边，她的装束是上海最流行的。她走到金甫身边，悄悄地问道：“那位是谁？”金甫微笑道：“她是上海有名的状元夫人曹梦兰，是达大人找来逛北京的，我来替你们介绍！”他就搀着小玉的手，走到梦兰身边，笑着说道：“你们俩是南北的花王，我来介绍二位，将来做个好姊妹！”梦兰看见金甫带着小玉过来，早已立起身来，向小玉点了点头。小玉也招呼了。梦兰听见金甫的话，就说道：“杨大人不要瞎说，小玉姊姊我在上海久已闻名，今儿见了面，真是名不虚传。我哪儿跟得上呢！”小玉道：“我是北方生长的，粗糙得很，杨大人说做个姊妹，真是瞎说！自分哪儿配呢！”金甫道：“你们二位都已闻名了，用不着我介绍了，但是你们各自谦虚，就把我说的话都变成胡言乱语了，我好生气。”小玉道：“你拿我比梦兰姊姊，不问配不配，这不是胡说么？”梦兰道：“杨大人不要多心！我是恐怕小玉姊姊听了杨大人的话要生气，所以放肆说的。杨大人不要动气，我给杨大人赔个礼儿罢。”小玉道：“我只怕姊姊生气，他生气我才不怕呢！真个生气，随他去生便了！姊姊新来，不晓得他的脾气，他的话算不了一回事的。”金甫哈哈笑道：“真有自己的！梦兰初来，你就刨根儿，献我的丑，我是不依的。”小玉道：“你不依怎么样？”金甫道：“我有收拾你的法儿。”小玉白了一眼道：“你敢再说下去！”金甫吐吐舌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就回到烟榻上，和寿山对面躺下。小玉就同梦兰并肩坐下。梦兰道：“姊姊，你是住在口袋底么？那边的房子好找么？”小玉道：“姊姊也要找房子立班子么？姊姊你真要找房子，靠西单牌楼高碑胡同从前有一个金花班，新近闭歇了，姊姊真的要，可以去看看。”梦兰道：“刚才杨大人说高碑胡同有一所房子，房东是杨大人的熟人，打算明天去看，不晓得就是姊姊所说的么？”小玉笑道：“是的，一定是的。杨大人从前招呼的姑娘，就是金花班里边的，他的确很熟。房东只要去一句话就可以的。”梦兰道：“倘然是的，那就很好了。”小玉道：“不但我们相离很近，彼此有照应，而且北京的风气，要新立一个班子，很不容易，一来北京地方大，一时不容易人人晓得；二来地方上混混很多，虽不怕他，总是多麻烦，用了旧时的班名，省了许多事。姊姊明天去看房，如果合意，请去定下，我们可以常来往。”梦兰道：“但不知杨大人所说的是不是？”小玉道：“我来问他。”就走到金甫那边说道：“你

给姊姊找的房子，是不是你的金花班的旧房？”金甫道：“怎么是我的金花班呢？我又不是开窑子的。”小玉道：“你窑子是没有开，叉杆儿是扛的。”金甫道：“胡说，该打！”小玉道：“这有凭据的，你怎么可以屈打呢！”金甫道：“什么凭据？”小玉道：“你叫金甫，他叫金花，不是同带一个‘金’字么？”金甫道：“小孩子真会瞎扯。”小玉道：“金花班是你的不是你的，且不必说，究竟房子是不是呢？”金甫道：“是的。新创班子很麻烦，用着旧名就省许多事。”小玉低低地道：“自然是，况且将来又是你的金花班了。”金甫也低低地道：“头一回见面，客客气气，不要瞎说，惹出事来。”小玉也就笑了一笑，向梦兰说道：“是的！明天能够定下就很好了。”梦兰道：“谢谢姊姊！谢谢杨大人！明儿下半天准定去看。”金甫就在烟炕上喊声：“来！”他的家人就走进来。金甫吩咐道：“明儿下半天去跟高碑胡同金花班的房东说一声，有人去看屋子，一切的事统向我说就是了。”家人答应几声，就退出去了。

那时扈桥、瑟轩、少轩等已向寿山告辞走了。金甫看见玉舫未走，就向他说：“梦兰初到，一切规矩不很熟悉，请你同房东去交涉一下，我实在公事忙，老弟你偏劳罢！”玉舫道：“很好！等明儿看过屋子，我到鸿升店去谈一谈，就去跟房东办交涉。有你二爷的面子，是很容易办的。”梦兰立起身来说道：“谢谢杨大人跟卢大人费神，叫我怎么样子报答呢！”玉舫、金甫同道：“算不了一回事，用不着客气的！”小玉就立起来道：“我先告假，明儿会罢！”寿山道：“小玉的架子真大，也不邀我们去坐坐。”小玉道：“我是知道各位很忙，今儿个时候已不早了，我再请各位去坐，不显着虚邀么！况且真看得起我，也不用邀，自然会来的。”金甫笑道：“小玉真不错，这几句话多么干脆。”小玉道：“二爷不要说了，达大爷不已经挑眼儿吗？我真不会说话。”随向梦兰道：“让姊姊听了好笑。”又向各人点了点头道：“我走了。”向梦兰说道：“等姊姊搬了家，我是要去的。”梦兰立起身来，和她搀了手，送到厅外阶上。小玉道：“客不送客，姊姊请回罢。”梦兰就放了手，看她姗姗地去了。梦兰回进来，说道：“小玉姊真不错，上海也找不出几个来。她的功架多好。”她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弹簧金表一掀，已是十点半，她也立起身来，向达寿山说：“谢谢！我也要走了。达大人明儿派一个管家同去看屋子，谢谢你，不要忘了！”寿山道：“忘不了！”梦兰就点点头，要向外走。寿山道：“等一等儿。”随喊声：“来！”一个家人进来。寿山道：“快去套车送曹姑娘回去。”家人答应了。梦兰立着说道：“各位大人的招呼，真真是无从说起。等将来搬了家，好好地谢谢各位罢！”玉舫道：“你这样客气，用不着的，以后要免了才好。”正在说时，家人进来说道：“车套好了。”寿山向梦兰道：“你走罢！咱们不送了。”梦兰就回身

出外而去。玉舫道：“状元夫人果然名不虚传！我爱她一种爽利劲儿，真跟我一个样。”金甫道：“她游历过各国，和外国人往来，自然见多识广，哪里有中国娘儿们扭扭怩怩的习气呢！不过对付她不容易吧！”寿山道：“像二哥的资格，哪有对付不了的！”金甫笑了一笑，立起来道：“我们也走吧！”就和玉舫谢了寿山而去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寿山就派一个家人骑着马，领着梦兰等，到了高碑胡同金花班旧屋。梦兰看了一眼，坐北朝南的屋子，大门两扇，是黑漆的，上有铜环，门前种了好多棵槐树，树荫浓厚，内有五开间，北屋三进，院子阔大，都有天棚的架子，房间也甚宽敞。梦兰看了，很为合意，就问那家人道：“要多少房金？”家人道：“姑娘你不必问，只要屋子合意，今几个卢大爷要到鸿升来，有杨大人的面子，卢大爷又是北京城里头等能干角儿，没有办不好的。姑娘你简直不用操心。”梦兰道：“是的！他们两位的招呼，都是你们大人的面子。我真不晓得将来怎么谢他呢。”家人笑了一笑，就匆匆一同出来。家人就向那房东说道：“杨大人不是来招呼过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是的。”家人道：“一切的事，听说杨大人托卢大爷来说。”那人道：“卢大爷是熟人，怎么都好说！”梦兰出了门，拿着二两银子，给了家人。那家人接着银子，道过谢，就拉了马说道：“没有事，我回宅去了。”梦兰道：“你回去替我谢谢你们大人！”家人应着上了马，梦兰上了车，就分头回去了。梦兰回了鸿升店，正与孙三们商量屋子的布置，只见伙计通报：“卢大人来了！”玉舫进来，梦兰见了，赶忙迎出来，请人卧室中坐定。玉舫道：“屋子想看过了，合适不合适？”梦兰道：“很好！不知道要多少房金？此地也有押租的规矩么？”玉舫道：“北京的规矩，进屋时先付三个月，一个月是打扫，一个月是押租，一个月是本月的房金。打扫是开销的，押租是可以退回的，其余是没有什么了。不过你进去了，倘然换了班名，地方上不免有些麻烦，倘然用了金花的旧名，就省了许多事。”梦兰道：“从前的金花班为什么事停的？”玉舫道：“没有什么，不过人才太差，不能支持下去。”梦兰道：“既然没有什么事，准定仍用金花班的名就是了。我也不愿意用上海的旧名，想要改一个新的。”玉舫道：“你要改什么？”梦兰道：“卢大爷替我想一想！”玉舫道：“这个名要人人容易记得的，吾想你是接着开金花班的，将来总要胜过他。你不如改作‘赛金花’，又响又亮，又容易记。我包你一定要轰动九城，赛过从前。”梦兰道：“好得很！就决定了。费你大爷的心，将来重重地谢你便了。”玉舫道：“一则杨二爷所托；二则你的爽快劲儿，真合我的口味，一定在三天内赶办好。”梦兰道：“如此统统奉托你吧，一切租金等项，大爷你拿定主意，不必再来问我。”玉舫道：“好！好！办成了再见。”

第四十三回 曹梦兰新政赛金花 孙公园重开保国会

达寿山正在兴高采烈，忽然那瑟轩到来，秘密告诉他说：“你已请训过好几天了，我听见有人在王爷面前，说你从前在江西喜欢唱戏，现在迟迟不走，仍是贪着玩儿，外面都老爷也有些闲话，你可以收拾起来了。你不比金甫，想你这个缺的不在少数，你留点儿神吧。”寿山听了，脸上一呆道：“谢谢你的关切，我就打算走了。”瑟轩去后，他就各处辞行出京，所有玉舫租屋，梦兰迁居，金甫摆酒种种热闹的事，寿山也不再参与了。

却说唐猷辉自从开了保国会之后，赞成者固多，反对者也不少。不过那些反对的一班中，因龚中堂看重他们，恐怕触怒了，讨个没趣，便聚集了许多人议道：“这件事总要老佛爷出来才可以办得，否则我们去冒险，鸡子儿怎么去和石子碰吧！”商量了几回，也一点儿没有办法。一天，常肃正与超如密商如何进行，黄仲涛匆匆地进来，说昨天见了高都老爷，他说要递一个保荐唐先生，请赐召见破格录用的摺子，预备明天上去。他说前几天见着龚师傅提起这个话，他也并没有拦阻，只是王爷那儿不晓得通得过通不过。这是关系国家的大局，只好听这天意了。”常肃道：“你的话太抬举我了，不过我辈进退，确是与国家将来有点儿关系的，我们姑且不计成否，尽力为之。”超如道：“现在机会正在发动，我们不管成不成，总要向成的方面着想，一旦权柄到了我们手中，办事的人才终究觉着不够分布，等到得了权，那时候来的人恐怕就有些靠不住了的了。中国地方太大，要多少的人才方可支持！现在我们中心的人物，只寥寥数十人，那时上了台，恐怕依旧被现在一班腐败的人包围了，这是我第一个着急的事。”常肃道：“你的话不差，现在我们几个人上了台，决不够用的。第一，胜佛至今没有消息，为什么还不来呢？”超如道：“胜佛人山学道，总有书信电报，一时恐未能摇动他的心，总要派一个人去，以私人感情，国家大局动之，或可出来。”仲涛道：“招揽人才，自然是第一义，不过吾党总要借助几个老成望重的人号召，方少阻力。此地的龚师傅，湖北的庄南皮，声望都足以服人。龚师傅没有问题，要与南皮联络，不妨在他的门下士中拉拢几个，以通声气。”超如道：“南皮跟尊大人交情很深，仲涛兄想跟他们很熟，就请介绍几位如何？”仲涛道：“他幕府的人我认得的，唐先生和你也都认得，用不着介绍。现在有一位四川杨淑乔，在京当中书，他是南皮的门生，由南皮替他捐了中书，住在京中，一切南皮与朝中要人往来，都托他通达消息，秘密处理。送冰敬炭等事，也由他一手经理，信任很深。唐先生虽也曾经与他往来，最好招人吾党结为心腹，将来南皮一面可消除阻力不少。”常肃道：“不差！最好由仲涛兄代达鄙意，与我们开诚结合，将来一定受益不浅。”仲涛道：“他与我交谊尚好，等我去探探他的意旨再入手。”超如道：“怪不得他是一个很穷的学

者，怎么来当一个很苦的中书，原来是南皮的坐探呢！既有如此的关系，请仲涛去进行罢！”又向常肃道：“胜佛那里，我想发电给魏郁文，请他到山中去拉胜佛北来，总说是请他来筹划一番，不必一定要他人局，或者肯来。先生以为如何？”常肃道：“很好！你就去发一个电报。”仲涛道：“明天万一有旨预备召见，唐先生的奏对，鄙见以为最好是要有刺激性的简明几句话，以少胜多。”常肃一笑道：“是极！但不知道用得着用不着呢！”仲涛道：“亭林先生说的，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。唐先生当此，哪能不负点儿责呢！”随立起来告辞去了。

到了第二日，馆中绝无信息，直到了十点钟左右，只见韵高、子佩、仲涛、剑云等许多人走进来，满脸上都是不喜欢的颜色。常肃一看，知道消息不佳，便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仲涛道：“有旨叫总理衙门传见询问，听说是贵同乡在王爷前说了几句话，所以未能召见。其中详细的情形不知道。我们慢慢地打听就晓得了。”韵高长叹道：“‘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’这是从哪里说起呢！”超如道：“就现在看去，胜佛的见解是不错的。”仲涛道：“中外历史上，改革的大事，决非一蹴可成，非盘根错节不足以别利器。现在唐先生虽未即得召见，然佛教宗门，也有顿、渐二派，我们何妨改顿为渐，总署即奉旨询问，唐先生正好发挥议论，上达圣明，较之片时奏对，或反多功效，亦未可知。”剑云道：“也不过一线之希望罢了。”子佩道：“不然，或者小挫之后，反有大获，也未可知。仲涛的话很有道理。现在我们保国会打算几时再开？”超如道：“就在几天内。”子佩道：“武子友的希望怎么样安排呢？”超如道：“尽人而悦，无此办法。只好略为敷衍吧！”子佩不作声，各人都说再去打听详细实在的情形再说，就散了。常肃等客走后，向着超如说道：“我看韵高所说玛加刺庙固然是一条道儿，小燕那儿也是一条道儿，我想龚师傅不过是敲门砖，他的魄力太小，对于我们也不是十分信任的。要是有越格的举动，他决不能担当的，小燕很有霸才，他对于上头的举动，很有历史上权相的手段，我们应当加劲联合做一气，加以同乡的关系，较为容易一点。你看今天来的许多人，各有派别，仲涛、子佩是南皮一派的人，所以极力拉淑乔、子友。那韵高是二妃的一派，所以极力反对西边。其余也不见得全靠得住。我们的真同志，实在也有限得很！一有风波，恐怕作鸟兽散，甚或反噬，也未可知。”超如道：“先生的话是洞见隐微，所以刚才郁文的电报已发，嘱其一定要把胜佛拉出来，实在中间人物像胜佛的肝胆血气，不可多得，我心里真急得很哩！”常肃道：“吾们也不必悲观，只诚心诚意，搜罗天下人才，也未必一定失望。至于阳蛭之流，也不可少的。欧洲人所谓群众运动，还不是聚集无知识的众人，供一二首领的驱使么？我们只要

拭目而视，不要为他们蒙蔽就是了。保国会不能不续开，地址职员，我想先与小燕切实商量，请其主裁，借此表示与他真实合作的意思，然后再进行。我今天就去看他，他在总理衙门，我既奉旨传询，应当向他讨教讨教，就便与他细细谈谈，摸清了宫廷二处的情形再说。”超如道：“应当如此。”常肃也就套车上东城去拜庄小燕。

到了庄小燕门前，投了名片，家人说：“上衙门去了。”常肃只好随便拜访了几个朋友，因都不在家，就回到南海馆。刚刚坐定，那馆中长班匆匆进来，说：“庄大人拜会！”后面小燕已经进来。常肃接进，同到寝室旁一间小书房中坐定。常肃道：“刚才到府，小翁上衙门去了，没有见着。”小燕道：“失迎，兄弟从衙门一径来的，没有回家。今儿早起，上头很有意思要召见，却被六爷阻止了。听说前天用庵尚书在王爷前说了几句坏话，所以军机上去的时候，上头说道：‘听说唐某人有点儿才学，让他来见见也好。’那王爷说道：‘唐某人资望太浅，这回就召见他，恐怕开躁进的风气。既然他于外交上有些意见，不妨由总理衙门传来问问，也可以叫他呈递一个说帖。倘实在可用，不妨慢慢的用他。’上头也就点点头，龚师傅也无从帮忙。因为军机的规矩，总是打头的一个人说话，除非上头问到你，才可以奏对或者遇见重要事件，才开口说几句话，不过是特别的，你多开口，王爷就心里不舒服。从前左文襄进了军机，他就不照习惯，往往越次发言，那时宝文靖告诉他，说是此地规矩，总是跟着王爷走的。上头不问及，我们不便开口。那左文襄听了，哈哈一笑。等到次日，到了军机处，他就安心跟着王爷，亦走亦趋，甚至王爷去小便，他也跟在后面。王爷很诧异，就问道：‘中堂，你怎么跟着我呢？’左文襄就笑道：‘这是宝中堂吩咐的，是此地的规矩。’王爷听了，不禁大笑，后来不久就外放了。你想左文襄的功高望重，尚且如此，何况他人？所以此次师傅就想帮忙也无法可使了。”常肃道：“时局如此，依然敷衍闭塞，不思千金买骨，恐怕以后国事很危险吧！”小燕道：“刚才衙门已办了通知，定于三日内请到总署面谈，届时当恭听高论。”常肃道：“今天到府，就是要请指教。”小燕道：“不敢当。据鄙见，他们王爷大臣面询，也不过是一回事，随你学贯天人，总是对牛弹琴。倒不如拟一个说帖，痛痛快快地说一番，请他们代奏，倒也不能不上达的。可惜毓庆宫已撤销，师傅们也不容易帮忙。王爷不赞成，只看圣断如何了。”常肃向房外望望，没有人，就低声说道：“我们救国的宗旨相同，同志也很多。此次龚老夫子一番励精图治的盛意，我们总算有了一点儿基础。不过他老人家也是孤立无助，现在吾党中只有小翁才识不让江陵。我常和超如说，我们的希望，中国的前途，都只在小翁一人身上。老夫子是德有余而才不足，要他去抵

抗风波，希望很少。我们一切进行，只有请小翁于暗中指挥，吾辈合力听从进行，或可旋乾转坤。超如与我意见相同。今天机会很好，得以表示我等意见，望小翁为中国四万万同胞起见，毅然担当，实为天下苍生的大幸。”小燕听时，默不作声，俟常肃言毕，方慢慢地说道：“这是不敢当的！自分哪有张太岳的魄力胆识，且没有深固的圣眷，如何可以担任呢！”常肃道：“江陵得政也是机会，其时神宗年幼，圣母倚重，大内握权的宦寺，又为尚可共事之人，所以内外融洽，推行无阻，想当时江陵一定也有许多手段。现在龚老夫子位望不逊江陵，然谨谨自守，一点儿不知道权变笼络，以致与连总管等人如水火，时时避嫌退让，惟恐有揽权之谤，以致一事不能行，一人不能进，将来结果至多成为爱惜羽毛的清流，决不能为救时宰相。环观中外，只有小翁识见魄力，足以指挥一切，余子碌碌不足数也。”小燕道：“庄寿香才望冠冕群伦，你以为如何？”常肃道：“南皮魄力少胜常熟，然办事缺乏毅力，不是太岳、文饶一流人物，青史推崇，也不过南宋张浚、虞允文一流而已。”小燕道：“纵横九万里。上下五千年，卓见宏议，令人心折！现在既承推心置腹，究竟要兄弟怎么样呢？”常肃道：“凡事随机应变，难以预定，鄙见以为吾党的事，变幻不测，将来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统由小翁方寸中筹划，只不要学那读死书的士大夫，照着书本子上说的去行，就是了。”小燕道：“实在自问才力不及，未必能有益处。既承抬举，以后如有所见，必来商酌进行。”常肃道：“全仗主裁！决随麾下，一无异言。目下保国会应当续开，其中职员如何支配？金庵如想做总理，鄙见只要于国有益，鄙人不妨避贤。子友想做副总理，是否要添设？请小翁裁决。”小燕道：“我看总理一席，非君莫属！金庵旧学虽好，于此会不堪相宜。副总理似可不必添设，设后恐怕又多麻烦。子友或在值理议员中位置一席，可以对付下去。不过开会地址，倒要斟酌。上次用庵尚书既不甚愿意，此次仍是粤东馆，好像跟他闹别扭，我看不如换一地方如何？”常肃道：“我是无可无不可。”小燕道：“此次倘去借各省省馆，他们一定要诧异，你们两广会馆很多，何以来借外省的？必然多一句话，我想不如借一个庙宇，避免一切的议论。”常肃道：“很好！”小燕道：“后孙公园宏济寺，屋子宽敞，地址适中，往来方便。如尊意赞成，只要派一个家人去说一说，就可定下了。”常肃道：“如此准定了。”小燕道：“明后天兄弟在总理衙门恭候，一切再谈。”就匆匆走了。正是：

芍兰游女香巢筑，几复清流学社开。

欲知后事，且看下文。

第四十四回

戴胜佛出山收草寇

唐常肃入署献危言

话说魏郁文在浙江学幕中，接到了梁超如的电报，囑令亲赴山中去请胜佛到北京，语意恳切，非要胜佛来决定大计不可。郁文情不可却，只好收拾了简单行李，乘了往九江的招商轮船。到了九江，依旧雇了民船，往贵溪而去。不多日到了贵溪，徒步上山，因从前来过一次，不至迷了路程，心中很急的跑到了那个山庄上。只见柴扉双闭，落叶满地，惟闻深林中鸟雀啁啾之声。郁文上前叩门，等了一回，听见有人来开门。郁文举眼一看，原来就是胜佛，只见他身上穿着的都是粗布的袄裤，一个豪华公子，变成了枯槁樵夫。郁文喊道：“胜佛兄，我来了！”胜佛见了郁文，淡淡一笑，请他进门。郁文问道：“老师在家么？”胜佛道：“三天前出门去了。”郁文道：“唉！来得不巧。怎么老师又出去了？”胜佛也不言语，一同进了草堂中坐定。一切景物，依然如旧。胜佛道：“你没有吃饭吧？”转身进内，一会儿领着一个村童，搬出蔬菜米饭，郁文饱餐了一顿，向胜佛说道：“北京来的信和电报都接到了么？”胜佛道：“接到了。”郁文道：“我今天特地来找你，你知道么？”胜佛道：“不知道。”郁文道：“我接到超如的北京急电，他说机会紧急，非你去筹划不可。”胜佛道：“一来自问没有旋转乾坤的手段；二来靠着别人的力量恐怕没有好结果。况且我现在山中，总要听师父的吩咐，我决不能独断独行的。”郁文道：“不晓得师父几时回来，怎么好？”胜佛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凡事自有一定的。”郁文道：“你跟了师父几个月，把平日的意气都消磨尽了。”胜佛道：“不过我稍下了些镇静功夫，觉得以前所说的所做的太觉得卤莽了。你且住下来，等师父回来自有办法。”郁文道：“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受人之托，必要忠人之事。”随伸手搔搔头道：“这样的不阴不阳，叫我怎么好呢？”胜佛笑道：“这也没有法儿，只好请你忍耐些罢了！”

正在说时，只听得柴门外又有剥啄之声，胜佛道：“难道师父会回来么？”随即出去开门，郁文立即跟着出去，只听得门外有老人的咳嗽声。郁文就抢上

前去，把门开了，一看果然师父回来了。郁文心里说不出怎么样的快活，跳出门去，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那老人微微笑道：“你为人作嫁来了？”随踏进门。胜佛道：“师父回来了？”老人点点头。郁文跟进来，老人在草堂上坐定。郁文就磕头行礼，问候了身体康健，接着说道：“北京梁超如打来一个急电，叫郁文亲自到山，请胜佛兄北行。他说，事机很紧急，非请胜佛出山不可。刚才胜佛说须听师父吩咐。师父，你答应叫他去吧？”老人瞧了一瞧胜佛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随向胜佛说道：“我前天出去，你知道我到哪儿去了么？”胜佛道：“不知道。”老人道：“自从汉口转来了几次北京的书信电报，我很担心，到底这个机会会怎么样？我也一时揣不透，决不定。我只觉得与你很有关系，想了许多天，没有切实的办法。我前天想不如到我师父那儿去，请他判断一下子。”胜佛听了，嗓子里好像哽咽着，说道：“师父你也太操心了！”老人道：“也不只为你一个人，这是有关将来大局的。”郁文就问题：“太老师说什么呢？”老人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师父说：‘事机已动，恐怕不能挽回。我与你不是仙人，哪能预决他成败吉凶，只好由本人自己决定，尽人事以听天命罢了。’”随向胜佛说道：“前三天我想留你在山，等学成再去，现在听师父所说，知道不可勉强，你与他们几个人办事的机缘已到，也不必强留了。”胜佛道：“师父既然如此吩咐，事有前定，也无从说起。他们几位朋友，本来都是肝胆之交，倘然此次畏难不去，将来何以见人，只好任凭徒弟去吧！”老人道：“昨日师父说道，我们的功夫未到十分，对于凡事的成败吉凶何能知道，你此去或者得遂志愿，亦未可知。不过办事无论成败，记好了‘任劳怨，避权位’六个字。涉世保身之道，尽在于此。愿你勿忘我言。”胜佛凄然答应了。老人道：“既你决定要去，时光尚早，今天可以赶到船上，你就同郁文收拾了去吧！”胜佛就向房中收拾了，并取了一个小小的包裹，就含着泪向师父磕了头。郁文也磕了头，欣欣然先往外走，胜佛低着头默默地跟着。那老人也送到门外，点点头道：“胜佛，你记好我的话，我不送你了！郁文，你和他在一块儿，也常常把我的话向他提提，不要忘了！”两人向老人深深的鞠了一躬，那老人就回身关门进去了。

胜佛看见老人进去，一面走，一面掉泪。郁文道：“胜佛哥，你向来没有这种儿女情长的样子，今天为什么对着师父这样的恋恋不舍呢？”胜佛道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只觉得悲从中来，不能自己罢了。”两人都是练有功夫的人，加些劲，跑出山去，不到三四点钟，已赶了三四十里路，夕阳在山，已望见贵溪城郭。不一会儿，到了郁文所雇的船上。郁文吩咐开船。风水俱顺，上灯时已走了二十余里，到了一个小镇上，停了船。胜佛郁郁不乐。郁文从带来的网篮中，取出了一瓶汾酒、许多的小菜，唤船人取了杯筷，二人对酌。饮到半

酣，胜佛终是默默无语。郁文道：“你为什么一点儿兴致也没有？”胜佛道：“我看我们师父也一样的不高兴，也不晓得为什么。”郁文道：“‘黯然销魂者，惟别而已矣！’江文通所说的确是至理。”胜佛道：“不错。”两个人谈了一回，也就向舱中和衣而睡了。胜佛睡了一觉醒来，推开篷窗一望，只见水中映着月轮，空明澄澈，微风摇曳着芦苇，苇叶上稍有飒飒之声，岸上四围黑暗，绝无灯光。胜佛倚着船窗，正在赏玩，只听得那镇市的尾梢，忽有一声犬吠，远远的有两三点火光闪烁，接着隐约的许多黑影跟着移动，市内市外，狗吠声连接而起，渐渐有些人声喧闹。胜佛再向前一望，只见火光顿时越亮越多。一会儿，听得近市的人家，有了哭喊之声。胜佛连忙把郁文推醒了，说道：“你快起来！岸上出了事了。”郁文坐起身来，把手将两眼揉了一揉道：“什么事？”胜佛道：“你听，你看。”郁文也向船窗外望了一望道：“大约市中失火吧？”胜佛道：“恐怕不是，并没有火焰。”郁文道：“既然不是失火，恐怕是抢劫，才有这哭喊的声呢！”胜佛道：“倘是盗劫，我们船上也要预备的。”随后向后舱喊那船家，那船老板也已起来，听见坐船的喊，他就低低地说道：“少爷们不要慌，这是他们开小差，和我们不相干的。”郁文道：“不行！我们不能坐视。”随向胜佛道：“我们上岸去看看情形。”胜佛道：“好！我们且去那村中探听一下，再想法子。”两个人就从船上纵身一跳，跳到岸上。船家道：“二位少爷不要去，不值得去冒险的。”二人也不理他，匆匆地走到村中来。只见各家都关了门，但闻人声嘈杂，走到一家草屋前，见有一个老者，半掩着门，探头张望。二人就向老者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事？”老者摇摇头道：“今天又在闹明火了。”郁文道：“是土匪，还是军队？”老者道：“是前面山中一伙强人前来骚扰罢了。”胜佛道：“他们有火器么？”老道道：“都是一班无赖，有些枪刀，哪里买得起枪炮。”郁文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想一个法子，可以赶他。”胜佛道：“老丈！他们往常出来，只抢一两家么？”老者道：“前几天把前村十几家统统都抢完了。”胜佛道：“我有法子，请老丈帮帮忙，我们去干掉他。”老者摇摇头道：“我老了，没有本领可以帮你。”胜佛道：“并不是要什么帮法，只要请老丈通知各家，所有男人统统出来，拿着铜器敲打，高声喊叫，跟着我们，由我们二人冲锋前进，保管可以得胜。”那老者听了有些不信。郁文即将腰中所围的十三节钢鞭，握在手中，又从衣袋中取出十三响勃郎宁手枪一支，向着老者一指道：“我们来救你一村，你还不肯么？你再不肯，就先把你祭枪！”老者看见了，浑身抖战，跪下来道：“我就去！”胜佛也将衣袋中手枪取出，又向腰间解下钢带子一根，向空中一晃，就成了一把长剑，也指着老者道：“起来，快去！”那老者就引着他们，逐家打门，说明两人之意。各家听见了，正在恐

怕土匪前来，看见二人手持利器，威风凛凛，顿时有血气的少年十余人，拿着棍棒等跟着出来。二人就叫他们各家都敲着铜器，放声喊叫，胜佛率领着十余人，向有火把的地方冲来，那时候郁文已跑在前头，离开土匪抢劫的地方十余丈路，就将手枪朝天放了一响，举着钢鞭冲入。那土匪因听了枪声，吃了一惊，正在回头顾望，只听得后面又是一声枪响。顿时村中人声四起，齐呼捉强盗，铜锣的声响，震天动地，大家不免惊惶。忽看见一道白光，着地卷来，土匪纷纷倒地，其中强盗头目数人，手持枪刀，正欲拒敌，只听后面枪声起处，几个头目应声而扑，其余小喽罗一哄而散，也不及收拾抢劫的东西，全都弃去逃命。一霎时，火把尽灭，那村中少年，跟着他们二人，都像小老虎一般，叫吼争先，居然也打倒了几个小贼。后面村中众人，听得强盗打退了，也出来耀武扬威，将打伤的强盗捆起来二十余人。幸喜吃枪子的也未送命，统统缚在河岸的杨树上。

是时天色微明，众人中间，老者为首，领着众人向胜佛、郁文二人磕头。说道：“亏得二位英雄，救了我们全村的性命。”二人连忙让他们起来。村中人取来板凳两条，请二人坐了。随又拉着一个强盗前来跪下。胜佛问道：“你们是何处人？前来抢劫。”那人说道：“我们都是附近一带的苦百数，连年荒歉，无以度日，加以现在江西全省盛行天主教，凡人教的人，靠着神甫王安之势力，横行不法，凡属教民打官司，总是赢的，见了知县，立而不跪，县官也是因为教民，每每以屈作直，就是犯了杀人放火的罪，只要求着神甫的一封信，就可以从轻发落。我们穷苦人有冤无处诉，只好走这条道儿。现在做强盗的到了如此的地位，也算是尽头路了。倘然你们各位开恩饶了我们，我们决计不再干这个事了。”胜佛听了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真也可怜。”随立起来，招了村中几位有年纪的人，走到就近一家人家的门内，就说道：“现在此事如何办理？”众人道：“悉听二位吩咐。”胜佛道：“照例呢，自应当送官惩办，但是官糊涂的多，你们将他等送去，既费了许多使费，万一官再挑剔，反成了官司，将来踏勘审问，不晓得有几许麻烦，我看不如就地了结。我们是路过的人，又不能永远保护你们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就此发落，诸位以为如何？”内中一人说道：“送官是自己去寻烦恼，这位少爷说的话一点不错，不过这班人放了他，恐怕将来报仇，也不可不防。”又有一个人说道：“不如把他们统统弄死了，一了百了。”胜佛道：“论起他们的罪名，杀死也不算冤枉，不过他们也是为贫所迫，情有可愿。况且他们党羽决不止这几个人，刚才逃回去的也有三四十人，倘然将这班人杀了，必定有报仇之事，防不胜防。人究竟都有良心，不如我们与他约束一番，解开了这个结，各位以为如何？”各人听了，齐声说道：“少爷